



朝
阳
音



遇见·石化之美

长鱼香里话重逢

赵学朋

凛冬的风里,青红相伴的土辣椒、脆嫩爽口的仔姜丝,在出锅前淋的那勺明油中洋溢着诱人的光泽。青绿红黄被锅边醋唤醒了潜伏的香辣,若有若无的豆瓣酱和一撮提味的白糖,将盘中的主角鳊鱼丝衬托得千娇百媚、甜辣交融。

没有想到,在远离油田基地数百公里的山沟里能吃到这样一盘正宗的青椒鳊丝,更没有想到儿时的小伙伴在失联几十年后,就这样相逢在武陵深处的涪陵页岩气田……

高及百米的钻塔上灯光明亮,发电机咆哮着输出源源不绝的动力,即便隔着一里地,抢进尺的号子声、金属工具的碰撞声依旧清晰可闻……时光回到40多年前,那时油田上产会战如火如荼,我儿时的朋友大雄,他父亲是钻井队的司钻,妈妈在采油队长年夜班,大雄就被带到井队上照顾。我的父亲在运输处工作,为钻井队拉钻杆、药剂,也把没人照顾的我“丢”到了井队上。两个“狗都嫌”的半大小子一见如故,上树掏鸟、下河摸虾成了那个火热的夏天最好的“营生”。

夜幕好不容易降临,我俩急不可待地

出发了。在离钻井现场不远的地方,光着脚板走在田埂上,大雄左手手电筒右手夹子开路,我背着鱼篓断后。循着钻塔的灯光望去,那一片绿油油的秧田生机勃勃,青蛙在燥热的风中呱呱应和,更让这夏夜格外寂静又躁动。

“停!”大雄的手电定在灌溉渠中,灯光聚焦处,一条鳊鱼直挺挺“立”在水中,被悄无声息伸过去的夹子擒入笼中,两道得意笑声顿时传了开来……第二天中午,来自山东的我第一次吃到了美味妙不可言的青椒鳊丝。饭后,我俩每人捧着半边西瓜,坐在井队边上的小树林中,惬意地享受着悠闲漫长的夏天。

暑假快结束时,井打完了,出油了,我俩恋恋不舍地告别,却并没有多少忧伤的味道。巴掌大的油田,来日方长、相见有期。

谁知,这来日方长可真长啊!他跟着父亲转战河南南阳、濮阳,山东东营,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就此断了联系,只有那道青椒鳊丝成了我的牵挂。

那个暑假过后回到课堂,读到了这样一句诗“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唐天宝十五年春,安史之乱前夕,程录事辞官还乡,提着佳肴与困居长安的好友杜甫告别,

其中的长鱼就是鳊鱼,这种长相不堪的无鳞鱼,因鲜滑酥嫩的肉质入了杜工部的诗,更成为两人友情的见证。不久,安史之乱让曾经兴盛的大唐陷于连绵战火,两人一别就是一生。

那一瞬间,鼻子一酸,16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难过”两个字的味道。在后来的许多年中,我这个石油工人,转战山东、湖北等地,在一次次与亲人、同事、好友的离别中一次次品尝到了这种滋味。

2012年,中国石化在以榨菜闻名天下的重庆涪陵,取得了页岩气勘探的重大突破,满街都是红工衣和湖北味的普通话,还有湖北风味的小餐馆。随之而来的是总数达万人的工程队伍,在这里同台竞技、寻油找气。一脸络腮胡、彪气十足的大雄,长成了他父亲的模样,和前来出差的我,巧遇在街上的一家湖北风味的餐馆。

彼时,他已经是金牌钻井队的队长,我把舞文弄墨变成了日常工作。我俩因石油相识,各自踏遍大半个中国,30年后又因石油重逢。

其实,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有变,包括那盘风味十足的青椒鳊丝。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诗 歌

冬日野果 (外一首)

雒 伟

沙棘

沙棘,生于
细瘦贫瘠之地
西北风托举起
橙红色的沙棘

丛丛群居繁衍
株株鼓胀盛果
串串丰盈爆枝
这神奇的果子啊
蕴藏着无限能量

我是如此敬佩你
身躯矮小,守卫沙漠
白刺如芒,冷艳映雪
不惧沙暴,不畏严寒
你甘以千年光阴
沉淀酝酿,芬芳
留给人间一股甜香

酸枣

山里的酸枣红了
起初,只是一点
霜重了、重了些
这红色便更浓了,不久后
火焰般热烈蔓延起来

丝丝酸甜穿越季节
记录下生命的蜕变
你不动声色地扎根
防风、固土、护坡
也交出了核皮根叶

你用一生染红了
岭、梁、塬、坡
宛如一场红色的盛宴
又像一场庄严的赞礼
红得喜庆吉祥
红得幸福美好

(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东方白鹳

铄 城

在河口飞雁滩
在采油管理区周边的水域中
时常会有一只只东方白鹳
它们体形消瘦,眯着眼睛
一只脚可以久立站立的
水中像一位得道的仙者

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很难惊扰它们
采油工阿华告诉我
它们有个很有意思的外号
叫“老等”

我眼中的阿华,也是身材消瘦
言语总是不急不慢
五十出头,已在这里待了三十年
他,也像一只“老等”

东方白鹳,在水中
等那些让它们生命的鱼群
采油工阿华,在这些碱地上
为了石油,在等今天的日落
还有明天的日出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



雪国。张俊 摄

石化印记

海边的黑眼睛

邹会莉

世界的第一缕微光从浅洼、碱蓬切割的滩涂上袅袅升起。

黝黑淤泥冒起一串串透明泡泡,暗藏着大海的丰饶馈赠。白水鸟收拢羽翼轻迈细碎的脚步,红喙在水波里啄食。两侧密生的蒿草歪斜侵占着道路,白色带斗的越野一路奔驰。浪起潮涌时,路将被潮水淹没,仅路肩两侧露出一截红尖路标。

刘苍子是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海洋变电站值班员,车窗外的风景,看久了也淡成了寻常。嘉微晨光漫进主控室,他端坐屏前,一双漆黑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与监控画面。电脑屏实时显示13座无人值守变电所的运行状况。绿灯、红灯纷繁闪动,他不时调整变电站摄像头的方位,在工作日志上记录着。

零星的座座变电站是电网“神经中枢”,在6千伏到220千伏的电压阶梯之间,变压器、开关、刀闸和蛛网般的线路,还有如繁星般的指示灯和层层阵列的保护装置,撑起庞大而坚强的胜利电网。

桩河变电站就隐蔽在飞鸟翔集的滩涂深处。值班员谢志志在检查消防器材,填报资料。院内雨后杂草顽强地从红砖缝隙里钻出来。计量室墙壁呈混凝土铅灰色,门侧竖着蓝框铁格栅的除湿机和立式空调,室内始终维持着适宜的温度和干湿度。

刘苍子右手拿起测温仪,对准电缆接头,穿墙套管测温。他右上臂弯曲成直角,如传递奥运圣火的火炬手。电容器安置在设备柜底层,他蹲下身体,打开柜门,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测量:“临海线”,A相,24摄氏度;B相,23摄氏度;C相,28摄氏度。温度有点异常,注意观测。

值班员何平,在工作日志上迅捷记录。两人

是配合多年的黄金搭档,只需一个眼神,对方当即心领神会。

去年雨雪冰冻来袭时,刘苍子和何平在零下15摄氏度的户外,对桩河变电站进行检查与测温。雪深没到了小腿,风里夹杂着呼号,在空荡的室外场地来回盘旋,刀刀锐锋利划割裸露的皮肤。测完温度,两人的双手冻得僵直。

值班床就安置在监控室内。他们每天连续清雪四五个小时,手掌磨出豆粒大的血泡。低温状况下,开合断路器、把近25公斤的接地线挂至4米高度,此类操作耗费着平日数倍体力。即便穿着防寒服,戴着防寒帽,手脚依然冻得生疼。

每个昼夜,值班人员对站内50多台变电设备巡视不少于6次,盯控设备运行状态和参数变化。遇到紧急情况要对所有设备进行故障排查,确定故障点并快速处置。

长期与冰冷设备和曲线数据对话,刘苍子镜片下的眼睛黑亮有神,练就出炯炯锐眼和细致冷静的特质。

他立在地面,手持望远镜与高清相机扫视铁塔,透过镜头精准辨明上千个构件的状态,就连一颗螺母的松紧,都能了然于心。如高空盘旋的苍鹰,于方寸视野里,捕捉着铁塔之上任何一丝细微的异常。

穿过站内设备间长长的廊道,两侧墙壁因漏雨已斑驳潮湿。刘苍子手捻墙壁,酥脆——这个情况得抓紧上报。

“巡检不仅仅是简单地走走看看,三分靠技术,七分靠责任。一个螺丝钉、一块塑料薄膜掉到地上很不起眼,但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设备跳闸。有些东西看似很小,但是它的影响深远。”他常对班员们如此说。

对刘苍子而言,48小时的值守,身体如拉满弦的弓,时刻绷着。或许他的放松就来自下班

的那刻吧。

午后,他们又踏上巡检的路。此时滩涂已被涌来的海潮吞没,翻涌着细沙。浪花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烁着碎裂的琥珀光泽。

“快看,鸟浪。”何平急唤。

上万只鸟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天幕,如墨色的云团翻涌,带着遮天蔽日的气势。鸟浪在空中不断变换着阵列,时而如训练有素的仪仗队员整齐划一,时而散逸为风里飘动的黑纶巾,牵动云朵翩翩迢迢;时而幻化为跃动的神骏,俊逸昂然似要踏浪狂奔,时而又飘荡如飞天仙女,若手弹空篪般凌空翻飞。这灵动的画卷倏忽变幻,如云如缎,驰魂宕魄,让连日值守的疲惫都消散了几分。

沉醉于这自然奇观的片刻,刘苍子的目光很快又落回了巡检的路上。行至桩一变电站一号主变西侧时,他敏锐地捕捉到一丝轻微的异响,这和设备正常运转的声音略异。他弯腰靠近主变各风机,仔细察看,巴掌大的一张废报纸被吸附在4号风机下端。身体不俯趴在地面是观察不见的。纸片毛边正与扇叶摩擦,发出“噼噼”声响。不及时处理,纸片卷入风机,将影响整个变电系统的安全运行。

深夜的滩涂是被冻住的,四下里没有灯,天和地都是墨色的,只剩风与浪在滩涂上低语,一唱一和,把夜拉得又长又空。

海上的风是丰润的,薄凉的,带着冰碴子,往工衣领里钻,往指缝里钻,把骨头缝里的暖意一点点剔走。不知堤岸守护着海,还是大海护卫着他。这海在刘苍子眼里,竟生出别样的韵味。

轻柔的海浪声安抚着疲惫、困乏的神经。刘苍子闭上双眼。须臾,狭窄的后排座响起了呼噜声。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散 文

三九天的“守门员”

叶艳霞

在北方的老家,三九天的早晨,最难对付的,是那破开暖意的声响。要么是快递,裹着一身寒气砰砰作响;要么是送奶的,把玻璃瓶轻放在门口的铁框里,发出清冷的磕碰声。这种时候,我总想往被窝深处缩一缩,而丈夫已经翻身起来了。随手捞起我那件更厚的羽绒服往身上一披,趿拉着棉鞋就往门口赶,高大的背影把门廊的光都遮去一些,像座山挪到了隘口。

我们家住风口上,十六楼,冬天一开门,风就找到缝往里钻,嘶嘶的,带着哨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里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总是那个更抗冻的人,起身去守那道门。这个守门员不守球,守的是一屋子睡眠惺忪的暖气。

他当守门员的时候,总带着一股子认真劲。取快递,他总把门只拉开一条刚够胳膊伸出去的缝,侧着身,如同一堵墙堵住剩下的空隙。签字、接箱子、道谢,动作又稳又快,眼神凝定,全神贯注。有时候箱子太大,他就用宽阔的后背抵着门,慢慢挪进来。我能听见他在门口简短地说“谢谢”,声音低沉,被风吹进来时,却带着屋外的清冽。

倒垃圾是他的“早课”。每天清晨,他一手拎一个鼓囊囊的垃圾袋,先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门,侧身闪出去,门在身后迅速合上,发出一声闷响。回来时,眉毛和睫毛上挂着细小的霜,手掌通红,却先把手悬在暖气片上方,让热气烘着,等暖和了,才走过来碰碰我的脸:“没吵着你吧?”好像他刚才不是去倒垃圾,而是无声地击退了一小股袭扰边境的寒流。

有夜深夜,楼道里的暖气管道或是别的什么铁管,突然发出巨大的咣当一声,宛若铁锤重重砸在墙上。我吓得一哆嗦,他已经坐起来了。“我去看看。”他压低声音说,顺手把我那边的被角掖紧。回来时,带着一身寒气,手脚冰凉,却只挨着床沿躺下。我伸手过去,握住他粗粝的手掌。他轻轻回握了一下,没说话。黑暗中,守门员和被守护的人之间,那道界线,不知何时已经化了。

这冬日里的寻常一幕,细想下来竟藏着不寻常的暖意。那是一份让人心安的存在感。冬天的家,真需要一个守门员。暖气给的是实实在在的热量,而守门员站在那里,给的是一份心安。他挡在门外的,不只是风,还有那种被寒冷长驱直入的慌乱。有他在那道门口站着,屋里的人就觉得,这温暖是扎实的、有屏障的。

昨晚,天气预报说又要大幅降温。临睡前,他照例屋里屋外转了一圈。检查阳台窗户的锁扣,按压大门的密封胶,把厨房通气窗的缝隙调到最小。他做这些事时很专注,神情审慎,仿佛在巡视一段不容有失的城墙。我看着他,思绪却飘到了很多年前。父亲也是这样在每一个寒冬的夜晚,默默检查完所有的门窗,才会安心睡下。

当我的思绪从往事中收回,窗外的北风正紧,拉扯着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我躺在彻底暖和过来的被窝里,听着他逐渐均匀的呼吸声,心里那片地方,安稳得恰似被炉火烘得蓬松暖透的旧棉褥。一年里最冷的时节,我们家门口,站着一位最沉默也最可靠的守门员。他守着的,从来就不只是一扇门。

(作者来自江西石油)



水泽油影。

沈志军 摄